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釋史卷
三十八至
四十三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錄監生臣徐紹城

欽定四庫全書

經史卷三十八

靈璧縣知縣馬驕撰

鄭厲公墓國

左傳

隱公七年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

乃成昏

八年

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

媯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

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九年

北戎侵

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

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
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
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
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
之盡殪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桓公
六年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
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於
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莫

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
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
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
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
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
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
諸鄭伯

詩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

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翔將翔佩玉將將彼
美孟姜德音不忘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

見狂且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詩序有女

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大子忽嘗有功於
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
見逐故國人刺之 山有
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左傳

十年

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

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餽諸侯使魯次之魯以
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

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

公羊傳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公不見要也郎者何吾近

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國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穀梁傳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來戰者前定之戰也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為內諱也

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

鄭昭公

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是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

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
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
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公羊傳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
以為知權也其為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
有善於鄆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
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
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

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
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
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
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
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
子不為也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其言歸何順祭仲也
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

○祭仲不能死
難點君納賊其

權不可

以為訓

穀梁傳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

國也

○穀梁說是

左傳

十二年

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

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人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公羊傳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避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穀梁傳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恥三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年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

戰不書所戰後也

公羊傳曷為後曰恃外也其恃外奈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為日也內不

言戰此其言戰何從外也曷為從外恃外故從外也何以不地近也惡乎近近乎國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穀梁傳其言及何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於紀也

鄭人來請修好十四年春會于曲魯人致餼禮也

夏鄭子人來尋盟且修魯之會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

以其來我舉其責者也來盟
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

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

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

椽歸為盧門之椽

公羊傳以者何行其意也殺梁傳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

以其死非正也

十五年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

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

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

將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

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

公羊傳突

何以名奪正也

穀梁傳譏奪正也

六月乙亥昭公入

穀梁傳反正也

公羊傳其稱世子何復正也曷為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

左傳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冬會于袤謀伐

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公羊傳櫟者何鄭之邑曷為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曷為末

言爾祭仲亡矣然則曷為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為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穀梁傳地而後

伐疑辭也非其疑也

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夏伐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

穀梁傳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

詩摯兮摯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摯兮摯兮
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
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
予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
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
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
兮悔予不送兮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衣

錦裝衣裳錦裝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裳錦裝裳衣錦
裝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東門之墀如蘆在阪其室
則邇其人甚遠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
即風雨淒淒鷄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
瀟鷄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鷄鳴不已
既見君子云胡不喜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
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詩序蒹葭兮刺
忽也君弱臣

強不倡而和也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國事權臣

擅命也 褰裳思見正也 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

已也 丰刺亂也 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

女不隨 東門之墮刺亂也 男女有不待禮而奔者也

風雨思君子也 亂世思君子不改其度

馬 子衿學校廢也 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左傳

年十七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

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疊君子

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

矣

韓非子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

昭公即位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亯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圉曰高伯其為戮乎報惡已甚矣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懸怒則臣懼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食龜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以見其無

權也。今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讎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郟而欒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句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

當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況為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為心是與天下為讎也則雖為戮不亦可乎

詩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

人之言人實不信

詩序揚之水閭無臣也君子閭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左傳

十八年

秋齊侯師于首止子疊會之高渠彌相七月

戊戌齊人殺子亶而輟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史記齊襄公會諸侯于首止鄭子亶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亶自齊襄公為公子之時嘗會闕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亶無行子亶曰齊彊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殺之

故稱疾子亹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亹高
渠彌亡歸歸與弒仲謀召子亹弟公子嬰于陳而立之
是為鄭子

左傳

莊公十四年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

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
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
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
對曰人之所忌其氣馘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

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
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
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
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
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
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
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
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

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詩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
聊樂我員出其閨闔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
衣茹蘆聊可與娛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今有美一人清
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
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溱與洧方渙渙
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
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溱與

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譖贈之以

勺藥

詩序出其東門閨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野有蔓草思遇時也

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
救焉詩傳鄭有貞士宜其
室家不染淫俗賦出其東門

左傳

十六年

鄭伯自櫟入綏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

禮故也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則強

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

于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強鉏不

能衛其足

史記厲公初立四歲亡居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年

毛詩曰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民人思保其室家焉五爭者何子突兩立忽儀疊各一是也夫鄭莊不仁構人之骨肉而亂其國於宋尤甚子馮在鄭則欲納之華督弑君則為會以成之然則宋莊處鄭日久習見其詐惟是得國之初尚屈於鄭故在位八年行事不見於經無何而鄭莊歿矣適庶交

爭宋於是效其故智首開難端推刃尋讎天道之好
還詎不信哉嚮也會稷之役魯鄭齊陳也今也宋納
厲公求賂成釁魯不能和輒比鄭以仇宋是以賂合
者仍以賂離然而宋戰方新昭公入國會哀會曹魯
宋同之春秋之諸侯何常之有矣夫鄭昭以莊公之
世適即無大援分固當立不幸而遭國多難詩人刺
其辭昏失助為賦有女同車不知文姜內淫行比婁
豬齊襄不君國刺雄狐方殺魯桓豈遂庇鄭意者忽

之辭昏其有先幾焉蔡仲反覆不臣專行廢立亂人
之國而不有弑君之名謀詐相濟沒齒無恙安得為
知權之說以誣後世哉

釋史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緯史卷三十九

靈壁縣知縣馬驕撰

曲沃并晉

史記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師晉人師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毋亂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

仇出奔殤叔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
為文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
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曲沃邑大于翼翼晉君都邑也成
師封曲沃號為桓叔靖侯庶孫欒賓相桓叔桓叔是時
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
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

詩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
弗驅究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

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究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
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
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褌從
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
繡從子於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揚之水白石粼粼我
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
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
子實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

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綢繆束芻三
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綢
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
粲者何 有杜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
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有
杜之杜其葉菁菁獨行褻褻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
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羔裘豹祛自
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予之故羔裘豹褻自我人究究

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詩序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

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揚之水

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

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網繆刺

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

秋杜刺時也君不

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朱子說

揚之水詩大明白序說不誤其餘皆未必如序所言

史記七年晉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

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

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孝侯八年曲沃桓
叔卒子緡代桓叔是為曲沃莊伯孝侯十五年曲沃莊
伯弑其君晉孝侯于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
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郇為君是為鄂侯鄂侯六年卒曲
沃莊伯聞晉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
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

哀侯

紀年鄂侯五年十月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
救翼荀叔軫追之至于家谷翼侯焚曲沃之禾而

還翼侯伐曲沃大捷武公請成于翼至相而還六年
王使虢公伐晉之曲沃晉鄂侯卒曲沃莊伯復伐晉立

鄂侯子光是為哀侯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至于家谷○水經注引紀年與坊本多異

左傳

隱公五年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

助之翼侯奔隨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

侯于翼

六年

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

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據此鄂侯哀侯又分立矣非鄂侯卒哀侯立如史所云也

史記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是為曲沃

武公

紀年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立是為武公尚一軍三年晉人董伯皆叛曲沃

左傳

桓公二年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

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
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
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
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
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
樂賓傳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
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
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

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
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
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
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
曲沃伐翼 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禦
戎梁弘為右逐翼侯于汾隰驂絳而止夜獲之及欒共
叔

國語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

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
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
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
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
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從君
而貳君焉用之遂鬪而死

史記哀侯八年晉侵陘庭陘庭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
晉于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

子侯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曲沃
益彊晉無如之何

左傳

七年

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紀年晉曲沃滅荀以其地賜大夫原

氏黯是為荀叔

八年春滅翼冬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于晉

九年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紀年晉侯緡九年曲

沃尚一軍

異於晉

詩肅肅鵠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
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鵠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

不能執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鵠行
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執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

曷其有常

詩序鵠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左傳

莊公十六年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史記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於周
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併晉
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
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

稱者先晉穆侯曾孫也曲沃桓叔孫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為諸侯武公代晉二年卒與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

○史文不厭詳盡

詩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詩序無衣刺晉武公

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有杖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左傳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二十三年

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蒍曰去

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蒍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二十四年

晉士蒍又與羣公子謀使

殺游氏之二子士蒍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

患

二十五年

晉士蒍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

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二十六年春晉士蒍

為大司空夏士蒍城絳以深其宮

史記士蒍說公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

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始都絳
○按左氏云桓莊之族而史曰故晉之公子又城聚與
城絳為二而史曰命聚為絳皆馬遷之疎

昭侯文侯之子也桓叔文侯之弟也曲沃之封邑大

於國潘父作難於內而昭侯弑焉既而孝侯鄂侯莊

伯弑之哀緡小子侯武公弑之遂以并晉曲沃之無

道也六弑其君矣周室播遷王綱廢墜弗能正罪討
逆而反助之天子陵夷於上奸回亦何懼之有未幾
而並叛王矣三世濟惡驕恣罔忌方改夏朔豈假周
命緡侯立而旋亡天王受其寶賂齊桓初霸威未及
遠周之衰也何可問也夫唐叔成王之介弟也翦桐
受封至文侯九世耳驪山之亂用能以王室懿親戡
定國難其遺烈匪遠也奈何以骨肉肇亂禍成耦國
椒聊揚水民樂為謀傳不云乎不有廢也其何以興

抑亦盛衰之有定數奚命名之果足以招尤邪

繹史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繹史卷四十

靈壁縣知縣馬驥撰

魯慶父之亂

三桓始事

呂氏春秋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
莊公曰善以為造父不過也使之駒百而少及馬顏闔
入見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其馬必敗
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
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

族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

○家語作東野畢定公顏回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

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閭底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邪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非惡富貴也由重生惡之也世之人主多以富貴驕得道之人其不相知豈不悲哉故曰道之真以持

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宜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

慎子魯莊公鑄

大鐘曹劌入見曰今國褊而鐘大君何不圖之已上附莊公事

公羊傳莊公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為就吾徵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公如齊納幣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兩親納幣非禮也

穀梁傳不言公高傒仇也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公羊傳二十二年公至自齊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

左傳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國語嚴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

其閒無由荒怠夫齊棄大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為是
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收
擯而烝納要也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天子
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
之受事焉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君舉必
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遂如齊公羊傳何以書
譏何譏爾諸侯
越竟觀社非禮也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
事之辭也以是為尸女也無事不出竟公如往時正也
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公及齊侯遇于穀
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公羊傳公會齊侯

盟于扈桓之盟不曰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魯之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

左傳秋丹桓宮之楹 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國語嚴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言於公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為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於世故能攝固不解以久今先君儉而君侈之令德替矣公曰吾屬欲美之對曰無

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公弗聽

說苑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荅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為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戶夫引

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於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
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
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
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
紉紡績之事得奉執箕箒之事敢不敬拜

○典故可
補儀禮

左傳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
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
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

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國語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夫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穀梁傳禮天子諸侯黜陟大夫倉士黜丹楹非禮也禮

天子之桷斲之礲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礲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覲見也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

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鴈雉牀婦人

之贄棗栗鍛脩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國

體也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公羊傳何以書機何譏爾并桓宮楹

非禮也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楹非禮也何以書親迎禮也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覲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服脩云乎

左傳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

名

穀梁傳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公羊傳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於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於陳而葬原仲也

穀梁傳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

公羊傳莒慶父來逆叔姬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

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穀梁傳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左傳

三十二年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闕而以夫人

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

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犂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公羊傳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過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過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

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僇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

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
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
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路寢者何正寢也子
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
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
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穀梁
傳路

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
齊終也子卒曰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曰公子慶父
如齊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
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

左傳

閔公

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弑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為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弑之矣使弑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

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

穀梁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左傳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

穀梁傳莊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

於卒事乎加之矣

禮記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左傳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

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

公羊傳其

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穀梁傳盟納季子也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

冬

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

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

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

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

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

重固閒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公羊傳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

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曷為外之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穀梁傳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其言齊以累桓也○二年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者

傳說仲孫異

二年

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為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為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識何識爾識始不三年也穀梁傳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初公傳奪卜齎田公不禁

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齎賊公于武闕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

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
閔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
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
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成季之將
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
之右閒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
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
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

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夷者何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為以歸桓公召而縊殺之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

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
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
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
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
也○言之色喜穀梁傳不地故也其不書葬不以討
母葬子也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其曰出絕之也
慶父不復見矣夫人薨不地地故也不言以喪歸非以
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其以歸葬之也其曰來
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
也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左傳

僖公

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

之也諱國惡禮也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

一例也

穀梁傳繼

弑君不言即位正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

將歸者也

穀梁傳不曰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

冬莒人來求賂公子

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挈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

汶陽之田及費

公羊傳莒挈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

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

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

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於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於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輶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為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

穀梁傳莒無大夫其曰莒挈何也以吾獲之目之也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紿紿者奈何公子友

謂莒曄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

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

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給也曰棄師之道也

○異聞役何得來

左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

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公羊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賤曷為賤與弑公也然則曷為不

於弑焉賤賤必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哀姜者何

莊公之夫人也

穀梁傳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賤之也或曰為齊桓

諱殺同姓也五年公孫茲如牟娶焉

八年秋禘而致

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

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穀梁傳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

弗夫人而見正焉

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祔用致夫人非禮

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以妾為妻也其言以妾為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九年伯姬卒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穀梁傳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

何以卒也許嫁筭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公羊傳十六年公子季友卒其稱季友何賢也穀梁傳

大夫日卒正也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

子公孫疏之也公孫茲卒大夫日卒正也

左傳文公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教聞其能

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

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公羊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穀梁傳葬曰會其志重天子之禮

也

七年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

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焉冬徐

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泣盟且為仲逆及鄆陵登

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
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
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
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從之穀梁
傳蒞
位也其曰位何也前定也
其不日前定之盟不日也
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公羊傳不至復者何不至
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
不可使往則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何以不言出遂
在外也穀梁傳不言所至未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未
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其如
非如也其復非復也唯奔莒之為信故謹而日之也

十四年 穆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

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穀梁傳奔大夫不言卒而

言卒何也為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於外也

國語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

也宅章之次也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為不易之故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為寬利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若臯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唯里人之所命次公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公欲弛郈敬子之宅亦如之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嘗禘烝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出入受

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今命臣更次於外為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請從司徒以班徙次公亦弗取

左傳

十五年

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

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

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母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

公羊傳何以不言來內辭也脅我而歸之筭將而來

也

禮稱父母之仇弗與共天下莊公之與齊襄父仇也

父仇者之女而可以娶乎納幣親迎行皆踰禮丹楹刻桷侈為美觀是誠何心哉宜齊人之目為展我甥兮也昔文姜死而魯國靖顧若哀姜之淫亂復不減於文姜慶父與叔牙同母者也季友與莊公同母者也慶父久窺君位叔牙助之俄而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酖之不示顯戮以為親也其滅親也以為國也叔牙死則慶父孤亂庶遏止乃姜氏宣淫必欲立之殺子般又殺閔公比歲而弑兩君周公之祀不絕如綫

矣叔牙若在又將何如也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季子
不入魯國不寧齊桓仗義而殺哀姜僖公之立天若
啓之張公室討亂逆非季子吾誰與歸乎季氏有定
魯之功故世為執政彼二子者同惡相濟國有常典
用以殄絕其世亦云宜也魯國無政兼為立後公孫
敖以庶長之孽當僖公之世帥師以奉霸令猶未見
其專政也迨乎文公而專之形遂成矣罪人之餘幸
而不廢驟得政枋專會諸侯嗣是行父也得臣也帥

師城邑三家之勢如鼎足立焉由孟氏為之先也穆伯奔莒以從已氏徇欲而棄君命倘數其罪以除其世且以振慶父之惡彼二氏亦知所懼矣而魯人不能也孟氏固而三家俱固孟氏侈而三家俱侈魯政之去公室也豈無因乎

繹史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繹史卷四十一

靈璧縣知縣馬驥撰

王子克子頽之亂

詩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

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詩序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左傳

桓公十八年

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

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于桓王桓

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

周公弗從故及

已上子克之亂

左傳

莊公十六年

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為國請而免之

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

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

復之

十九年

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頽子頽有寵為國

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圃以為囿邊伯之宮近

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詭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

秩故薦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詭作亂因蘇氏秋五
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
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紀年晉獻公元年王如成周
周有白兔舞于市 二年王

子頹亂王居于鄭鄭入王府多取玉
玉化為蜮射人○水經注引事最奇

二十年春鄭伯

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
王及鄭伯入于鄆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
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
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

行戮君為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

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國語

惠王三年邊伯石遫為國出王而立王子穰王處於鄭三年子穰飲三大夫酒子國為客樂及徧侮鄭厲公見虢叔曰吾聞之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今吾聞子顏歌舞不思憂夫出王而代其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是謂樂禍禍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叔許諾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子顏及三大夫王入

乃

二十一年春晉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

圍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顏及五大夫鄭伯享王

於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

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虢公
為王宮于珌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輦
鑑予之虢公請罷王子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

歸自虢

二十七年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

立子頹也 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

王命取賂而還

公羊傳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春秋伐

者為客受伐者為主故使衛主之也曷為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殺梁傳於伐與戰安戰也戰衛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故

微之也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衛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其稱人以敗何也不以信師敗於人也公十年春秋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

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已上子
顓之亂

周室之亂起於並后匹嫡而奸人乘之以為利在昔
攜王干位王室播遷周幾不祀乃猶不鑒子克之謀
起於桓王之寵也子顓之僭始於王姚之嬖也辛伯
先識亂本而蚤除其害是以莊王之時國無大患惠

王取囿奪田咸不以禮五大夫奉子頹以伐之所謂
多行不義必自及也子頹樂禍鄭伯知其不終輒復
效尤昔人所由致論於目睫乎惠王以私行賞沒鄭
之功內難甫平又寵叔帶而周室自此多事矣暗主
殆不可與言哉

繹史卷四十一